

徐新建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罗吏实录

8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罗吏实录——黔中一个布依族社区的考察

贵州人民出版社

罗吏实录

罗吏实录——黔中一个布依族社区的考察

徐新建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K280.73/K286.8

W800

28

责任编辑 奚晓青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夏顺利
特约编辑 何积全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罗 董 实 录

——关于黔中一个布依族社区的考察研究

徐 新 建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6.875 印张 160 千字 5 插页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221-04085-0/C·42 定价:10.50 元

内 容 简 介

贵州的山地民族在分布上以“大分散、小聚居”为特色。四周杂有苗、汉等族但以布依人家为主的罗吏目社区便是其典型代表之一。

罗吏目历史悠久,文化变迁丰富而漫长,在农耕稻作、小农生产及姓氏传承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族群和地域色彩;上自关于“十二个太阳”的远古传说,下至当代民间根雕的实业开发,还有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知青插队”为表现形式的短暂移民渗透以及保存至今并普遍复苏的“砍牛祭祀”等传统民俗活动等,莫不体现出黔中地区一个受到现代都市主流文化不断影响的城郊边缘山寨,在“土著”文化自我保持与变异交融间的互动历程。

本书以罗吏目的大、中、小三个层次为考察背景,结合黔中地区的社会历史宏观演变脉络,实录、透视并分析研究了黔中山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变迁的一个侧面。《罗吏实录》既属个案研究,以详实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又力图以小见大,由大识小,把“个别”和“一般”结合为有机的整体,并在客观叙述介绍中,阐释了作者的看法与观点。

117

An Introduction to A Report from Luoli

Guizhou ethnic group are scattered in mountains, forming a great number of small ethnic communities, mainly villages.

Luoli is such one inhabited by the Buyi with the Han as a minority. It has a long history, distinctive terrai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t is still well-known for its legendary stories, such as Twelve suns, contemporary arts of root carving, the impact of the migration of “educated youth” in 1960’s, the reviving of its old practice-“ox-killing sacrifice” and more, All those mentioned above reveals how a mountainous village near Guiyang, the capital of Guizhou, is being influenced by a main current, a metropolis culture and how the native culture is surviving in this changing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intermingling.

In this book, the highlight is on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Guizhou, by putting Luoli’s repor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central Guizhou.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the author also presents his own viewpoints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local people’s life.

• 前 言 •

罗吏是罗吏目的简称。罗吏目位于贵阳市乌当永乐乡境内,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兼有苗族、汉族居住的村寨社区。据截至1995年12月的统计,永乐全乡共有人口10,885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4.4%。^①

罗吏目作为一个古今地名,据道光《贵阳府志》引证,在《元史·地理志》中就已有记载。^②数百年之间,由于社会行政的变迁,罗吏目已有了范围不一的几种含义。我把它分为“大罗吏”、“中罗吏”和“小罗吏”三层。本书叙述的主要对象是“小罗吏”,但同时又以前面两个中、大罗吏为背景。“小罗吏”即罗吏目范围内的岩脚寨、大寨和小寨三个自然村寨。其中又以岩脚寨(曼打)为主要的审视中心。

之所以要以罗吏目为主要对象,是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既与对象自身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有关,又与我本人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经历相联系。

在近十年来的社会学与文化学研究的进程中,一方面,大量的文化学著作往往仅限于书斋式的理论阐述,缺乏现实的个案调研

① 资料来源:永乐乡政府办公室95年12月26日提供。

② 参见《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办编印,1988年,第8页。

支撑,似乎文化学就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仅靠资料辨析就能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当接触到“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这样的操作方法与手段时,许多人常误以为随便一个对象,不经选择都可做出精采文章并发挥出深刻见解来;尤其在碰见不少日本或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者到中国来做专题博士论文时,更是觉得对方似乎什么课题都做,只要能“填补空白”就行。于是这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许多所谓的专题研究,每每一开始就选题不当;不是缺乏代表性,就是缺少操作性,结果泛泛而谈,调查倒是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后可读性极小,材料或许有些新鲜,见地却难有突破,就事论事,平谈无味。我一度也误以为田野作业就是实地考察,见什么写什么,能到哪写到哪。

这看法在93年为之一变。当时我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进修。一次来自加州大学历史系的毕克伟教授(Paul. G. Pickawicz)关于中国河北省某县五公村调查的讲座触动了我。他谈到,作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第四代弟子,在长期与中国隔绝的书斋研究之后,突然有机会到中国内陆腹地进行考察,兴奋之余,为选择偌大中国的何处作为具体对象,大大花了一番功夫,后来精心选择了河北的五公村。而从后来超过十年的长期追踪调查及其颇有反响的学术专著来看,证明当时在选择对象上花的功夫非常值得。我见过该书的英文原本,也读到过有关的书评文章,但至今记忆犹新且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毕克伟教授在当时讲座中对为何选择河北五公村之理由所作的详尽介绍。

这次参加本套贵州民间文化丛书的撰写,我最终选择了“罗吏目实录”这一课题。

罗吏目有特点。首先其距离较近,考察十分方便。其次,虽然近在城郊,多年来未有人作过深入研究(人们往往倾向于往偏僻之地跑,去寻找离奇事象),呈现出黔中地区(以贵阳为核心)的“灯下黑”。第三,罗吏目我30年前就去过。我大姐是在那里插过7年队

的知青。这层关系不但使我对当地有一种熟悉感,并且更使得深入考察起来,村寨里的老乡不把你当外人看,了解较为方便。最后是与罗吏目相关的背景材料十分丰富。这就为从宏观角度认识、理解和描述某一个案提供了良好基础。

基于这些原因,对我来说,把罗吏目视为具有黔中代表意义的个案来研究的激励点便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罗吏目本身就潜藏着内在的普遍代表性,另一则是我主观动机上也力图尽可能把它作为宏观的黔中文化变迁的社区缩影来加以把握。

对象是一定要加以选择的。选择对象的含义一是选择什么样的个案,一是选什么样的方法和角度去认识与描述。二者同样重要。

在我看来,相对于较为宽泛和粗略的地方史及众多零散杂乱的个别案例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小才能见大,见大才能识小。贵州一地如此,整个中国也不例外。当然这样做是否成功,还得看最后结果。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吴家萃

执行主编 徐新建

编 委 吴家萃 吴秋林 余未人 张建军

徐新建 奚晓青 章海荣 潘年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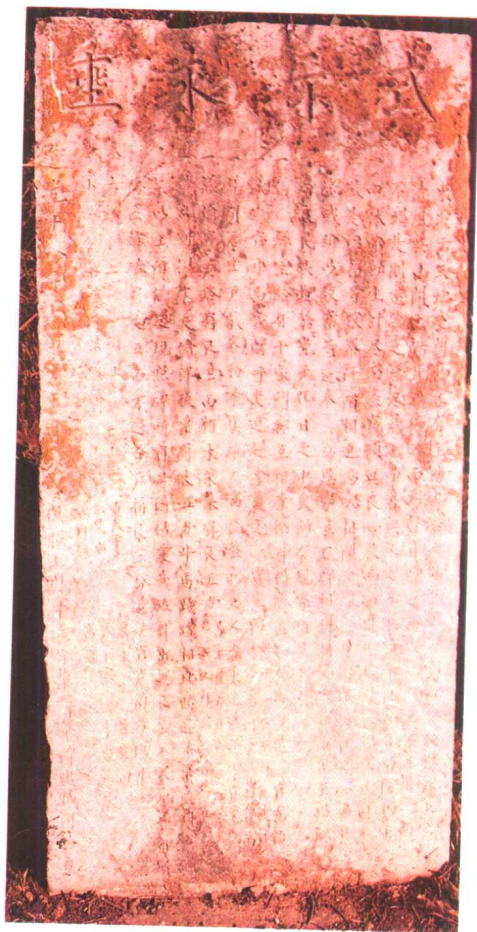
总 策 划 余未人

貴州高原民間
文化寶庫
打開山
門
走向世界

費方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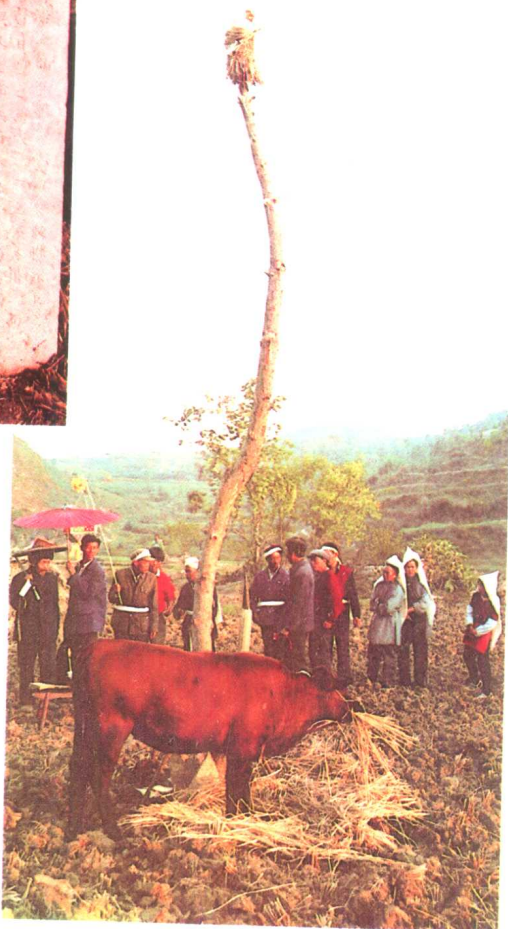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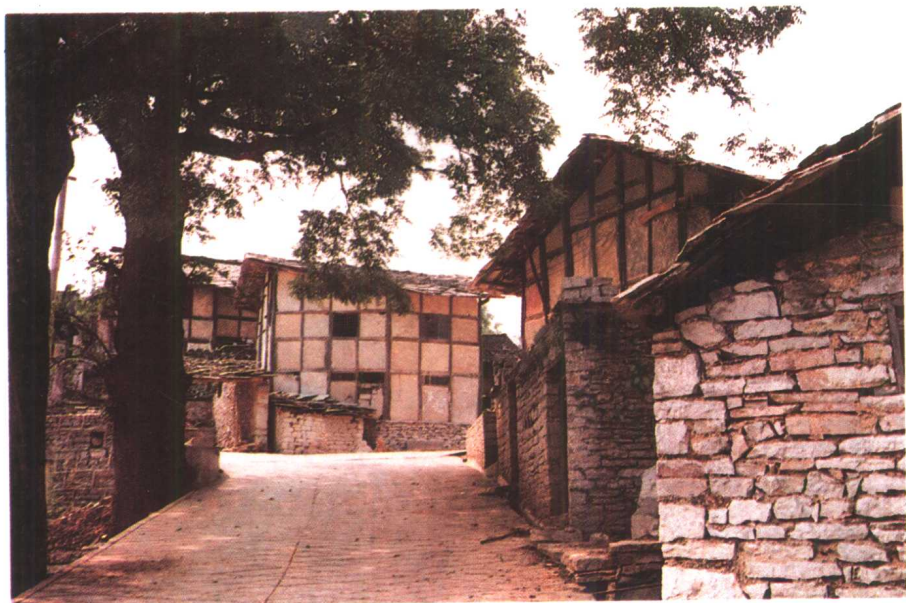
大寨古碑《式示永垂》。



脚寨)。

「砍牛」场景之一——转场(岩





石头寨：古屋斜路（小寨）。



祖孙三代，三公一家：三公、三奶、罗贤臣、韦明线、佳佳、伟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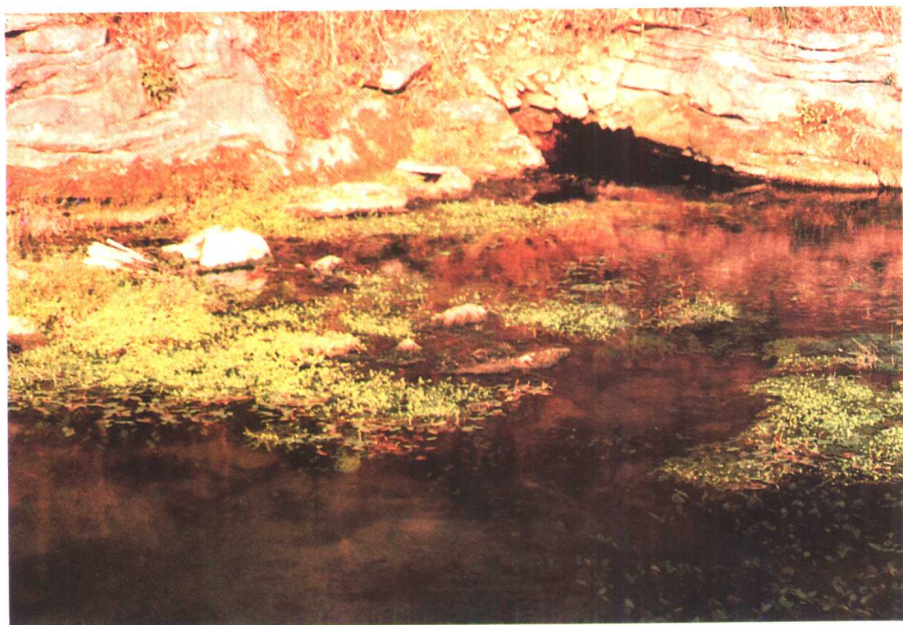
多教混合：身穿袈裟的“失失”参与了一起“砍牛祭祀”（岩脚寨）。



多教混合：“失失”罗贤家中的多神牌位。



罗吏村寨：寸土皆耕，体现出山地民族的特色（前为岩脚寨，对面为小寨）。



岩溶地貌：“挑水河”之源，来自龙里方向的地下阴河。

• 目 录 •

前 言	(1)
第一章 变动的社会与恒定的自然	(1)
第一节 生存背景	(2)
第二节 大小罗吏	(6)
第三节 历代变迁	(13)
第四节 石头建筑	(21)
第二章 村寨组织与社区结构	(31)
第一节 村寨底层	(32)
第二节 村长罗绍义	(42)
第三节 多层区域	(45)
第四节 经济社区	(47)
第五节 行政“单位”	(50)
第六节 族群交错	(51)
第七节 姻族网络	(53)
第八节 中曹王氏	(55)
第三章 族群分类与身份确立	(59)
第一节 族群种种	(59)
第二节 多重身份	(69)

第三节 媳妇罗妈	(78)
第四章 小农耕种 以家为本	(81)
第一节 土地变迁	(81)
第二节 小农经济	(88)
第三节 牛耕文化	(93)
第四节 根雕艺苑	(97)
第五节 知青作坊	(103)
第六节 “梦罗”学员	(118)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民族教育	(125)
第一节 大寨古碑	(125)
第二节 罗吏小学	(138)
第三节 佳佳、伟伟	(148)
第六章 砍牛祭祀 多教混合	(152)
第一节 生死大事	(152)
第二节 “布摩”、“摩经”	(154)
第三节 “砍牛”程序	(164)
第四节 祭物象征	(172)
第五节 岩脚个案	(177)
第六节 多“教”混合	(187)
附 录	(198)
参考书目	(203)
后 记	(207)

变动的社会与恒定的自然

“罗吏目有十八寨，
寨寨都有十八家；
家家都有十八个，
个个出来背娃娃。”

1995年9月，我到罗吏目调查时，岩脚寨76岁的三公用诗向我介绍了罗吏目往日的境况，由此也暗示了本地的历史变迁。

“罗吏目有十八寨，”是言其地域的广大。地域既然广大，地位也自然较高。因此，提到这一点时语气是带有自豪色彩的，同时也显出对现在其地域范围的缩小感到失望。但作为拥有或管辖着“十八寨”的罗吏目，看来并不是最小的基层单位，而是带有行政意味的地域社区。“寨”才是真正的基本空间，在其中，不同的“家”组合在一起，构成紧密的共同体组织。而“寨寨都有十八家”，描述了这种基层组织的规模大小。最后的两句“家家都有十八个，个个出来背娃娃”，以夸张、泛指的语气概括了当时多人口大家庭的状况和人丁兴旺的发展势头。

1995年时的罗吏目，其传统的地域含义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在最小的行政区划上，只剩一个仅辖三个村民组的“罗吏村”，其余部分都分属别的行政村、乡了。并且，不仅所属村寨的数量及范围